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燕姻緣全傳
第三十七回 季兵科為女掃興 安國治盤問臨妝

詞曰：歸來重整舊生涯，消酒柴桑處士家。草庵兒不用高和大，愛清標豈在奢華。紙糊窗，柏木榻，掛一幅〔長〕條畫，共幾枝得意花，自燒香，童子烹茶。

這一首閒詞按下。

〔話〕表那老太太聽得此言，跌足捶胸，放聲大哭。眾人勸道：「這也是天意如此，老太太不必啼哭，查點要緊東西為是。」

此刻，府中男婦大小也有睡的，也有未睡的，被那人蕩鑼一驚，總扒起來了。各人搬的搬，抬的抬，各人搶各人的東西，意欲開了大門，各人搬物。老太太吩咐：不許開門，把大門鎖了，讓他燒。惟恐開了門，怕的趁火打劫。眾人見老太太吩咐不許開門，到鎖了門，心下著急。都是府中的家生子，又不敢怎樣，也只好聽天由命罷了。太太命公子將那些要緊契紙查在跟前，其餘的東西概不搬動，同著公子與那一干丫環僕婦總在前面聽信。

只燒得勢如破竹。呂相公心下暗暗的道：燒得好！燒得好！你道是何緣故，見此光景，還說燒得好？呂昆心下有個病：若不是今晚有這一場大事，明日行聘到了季府中去，萬萬不能挽回。所以心下如此。但凡人家遭大數大劫，原是天意，非人力所能，若論呂府為人，卻不該如此。只見起造房屋之日，火星舉事，一定難免。

此刻，外面各文、武衙門水龍、水炮，火搭、火勾都在此伺候，無奈牆垣堅固，又且高大，不能上去；再者大門不開，南北兩街行人如蟻，那裡擠得開去！只燒到東方發白，清曙將明。虧得本府中水缸又多，人手又齊，抽水的抽水，救火的救火，一時火已救息；不過燒了一進廚房。後樓外救火的官員見火已息下，各人回去不題。

再言府中眾人清早起來，將搬動的東西仍然各歸原處。開了大門，清理火場。鮑舅老爺今日換了新鮮服色，來做保親。才進大門，有家人說道：「舅老爺為何此刻才到？昨晚府中險些燒得瓦解冰消！」舅老聞得，吃了一驚，道：「有這等事？__我還不知道。」連連從外面進來。鮑氏老太太一見，說道：「兄弟呀，你姐姐家下昨夜險些都被火燒盡，你難道不知麼？」舅老爺道：「是那裡的火？」有人回說：「是廚房裡面起的火，燒壞了廚房後樓。」舅老爺說：「且必先揀選吉日，答謝火神要緊。此刻托天僥倖，平安一也；二來早些將聘禮行到季府中去，再作道理。」老太太道：「兄弟，再不要說起行禮。想季府這個女兒，八字也不見得，才要過禮，婆家就失火；若是娶他家來，被他這個鐵掃帚還要掃得乾乾淨淨。依為姐的看來，今日家裡亂遭遭的，卻也來不及，只好去回他家一聲，再揀選日期便了。」老太太這幾句話，正中公子心懷，暗歡喜道：「若不是這個坐等，幾乎誤了那安小姐的大事。」要知婚姻事非可勉強。季家小姐原與呂〔昆〕無緣，不過是鮑舅在內撮合做媒，那裡曉得不是婚緣。正所謂：

萬事不由人計較，一生都是命安擺。

鮑舅老爺只得往季府，前來回信。見季府中張燈結綵，香花燈燭齊齊整整，臉上卻也沒趣。有人見保親老爺前來，連連相請。季維嘉老爺出來相迎，二人到書房內，行了禮，坐下，命人巡茶。季老爺開言道：「令親府上事情，想已完備了。此刻還不見到來，不知何故？」鮑舅老爺道：「舍親家下昨晚遇遭回祿。本應今日行聘到府，奈此刻匆匆不及，故爾小的前來奉覆。稍緩幾時，另擇日期便了。」季維嘉今日一頭的高興，備了多少盛設酒席，請了多少諸親六眷，在此等候，要看呂府的聘禮。被他這幾句話說得冰冷，只得將眾友辭了去，收了燈彩，一場掃興。鮑舅老爺告別，也自回家。

再言呂府中揀了吉日，謝了火神，命人買了磚瓦、木料，不上一月工夫，將廚房後樓起造完工。自然季府中行禮下聘的事慢慢冷淡下來，另擇日期，按〔下〕不題。

再言安國治老爺告老回家一月有餘，無事在家看書散悶。那一天偶然向著夫人、小姐閒下談心，說道：「老夫自從到家以來，並未見女孩房中的〔那〕個臨妝丫頭一面，往那裡去了？」你道臨妝為何不下樓來？只因六甲懷胎，有孕在身，因此難見老爺、夫人，只有小姐明白。此刻老爺問起他來，小姐無言可對，暗暗恨道：賤人呀，賤人！你幹得好事！如今我爹爹問你，叫我如何回答？只怕盤出那當日根由，好教我：

一日汲盡湘江水，難洗今番滿面羞。

老爺望著夫人，只管問臨妝長，臨妝短。談夫人說道：「這一向卻不見這個丫頭到我跟前，不知是何原故？」便問安瑞雲小姐道：「我兒，你房中的臨妝，為何不見他下樓來走走？是何原故？」小姐順口回道：「爹爹、母親有所未知，臨妝這些時有些病痛，故爾不得下樓。」安老爺道：「原來如此！你爹爹昔日為太醫院監院，那些本草藥性脈理，件件皆知，任他百般病症，無一不曉。想臨妝這孩子家，無非吃了葷酒麵食，好睡貪頑；縱然有病，也不過是感冒風寒。待為父的上樓代他看看脈。」

任他縱有蹊蹺疾，一劑〔濟〕須教百病消。